第一笔八十三章 情不知所起

青师听到这个名词也是搞不明白说：“老黄解释清楚一下。”

“这种情况很特殊。”黄药师开始解释，“曾经也出现过相关症状。就是在一个人的灵魂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的人。”看着青贝晨三人瞪着自己，黄药师说：“就是一个对病患特别重要的人突然消失，而病患的思想上接受不了这一现实就会出现思想混乱或者记忆交错来强行避开这一悲痛的事。”

立成总结一下黄药师的话：“就是说他在逃避？”

“可以这么说。现在让他单独待着自己回忆，这种情况会有所改善。”

立成看了眼青师的大殿，跟着他们转身离去。

青师的大殿中，因为立成他们的离开只剩了雷亚和一口棺材。而雷亚就这样呆呆的看着放在面前的棺材，好像要透过它看到里边躺着的人。

明明什么也不记得，但是两人待在一起的时候总有种特别的感觉，有些悲伤、有些迷茫、有些痛苦，泪水在眼睛中打转难以控制的溢了出来，雷亚只能狠狠地擦了一下眼眶，想要抑制住这莫名其妙的悲伤。

抬手，想要触摸那棺材上的花纹，但是手停在半空中落不下去，又想缩手回去但是手就是停在空中不知如何是好。这样的姿势听了两刻钟的时间，脸上已经挂上了两行泪痕。

最终停在半空中的手缩了回来，擦了擦脸上的泪低语：“炎老我是不是忘了什么重要的事？”接着有强调了一遍：“很重要的事。”

“是，雷小子你忘了很重要的事。”

“跟…”雷亚想要抬手指那口棺材但是手又落了回去，欲言又止。

“雷小子有些事需要你自己去面对就算外人帮了你一把，对你也是有害无利。”

雷亚站起身来，抬起面前的棺材走了出去。

刚走出大殿立成就迎面走了过来，看着雷亚那脸上模糊的泪痕叹了口气问：“想起来了？”

“没有。”

立成拿出来一个储物袋说：“她的。”示意了一下雷亚肩上扛着的棺材，“刚才忘了给你了。”

雷亚接过储物袋，是以橙色为主打的丝织，很漂亮的女性用品，上面还绣着玉字看样子是后来弄上去的，只是上面粘的干了的血液有些破坏它的美感。

“我先回去了，这两天宗门忙完应该就宣布咱们接下来该去哪里了。”

“我知道了。”雷亚的回答很平静，将储物袋放到怀中继续往前走。

“雷亚。”

立成的身后从身后传来叫住了自己。

“那个…你的影子？”

“我的影子？”雷亚转过身来看着自己身下太阳照耀出来的影子，全身一颤，好像吓了一跳，再次重复了一遍：“我的影子。”

看着雷亚的状态，立成再次喊了一句：“雷亚。”

雷亚这才回过神来看着立成说：“没事，我的影子很正常。”转身就走。

立成还想叫住他，但是声音卡到嗓子里没有喊出来，看着雷亚这种状态一定在他不知道的地方发生了什么是而且是不好的事，关于天凝的。

雷亚将棺材带到了自己的木屋旁边。看着周围的场景，明明才过去不到七天却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但是周围的场景和自己走时一样，四处是折断的树木的木桩，在不远处累了一堆的木材，看样子是有用途。

从远处看自己的小木屋在这片树林的空地上实在有些孤独，而那堆木材应该是用来建第二间房子用的，建房子的空地也已经清了出来，只是不知道这建了之后给谁用，不过现在看来不用这么麻烦的建房子了。

雷亚走到一片空地上将棺材放下，开始用手抓土，看样子是要刨坑。

瞬间一分一秒的过去，留下来的痕迹就是雷亚手下的坑越来越大，周围的土越积越多。

直到夜幕降临，坑已经没住了雷亚的头顶才从里面爬出来，瘫在棺材旁边，敲了敲棺椁，说：“你的窝弄好了。”说完还露出了轻笑，“让我看看你拿了什么，有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东西。”好像一个相识多年的老友。

将储物袋贴到额头空间不大但是里面的东西不少，不过那样子确实不像是一个武者佩戴的储物袋。丹药很少，一把剑看样子还是新的，应该是备用，“那主剑去哪了？”雷亚心想。这些是关于武者的东西，而剩下的空间基本全是凡人的必须物。

瓶瓶罐罐的调料瓶、各种蔬菜和面粉还有锅子，要是把这些拿出来可以做好几顿饭了。

“咦…你还喝酒？”在棺材的空地上凭空出现了三坛酒，“真是的一个女孩子喝什么酒呀。三坛子你还是个酒鬼？”接着雷亚的手上出现了一把箫低语：“终于找到一件像个女孩子样的东西了。”好像在为找到这个沾沾自喜。

一支箫通体呈翠绿色，看样子还有点时间的痕迹，箫身上刻着两个字‘华玉’而且已经有了模糊的感觉，是因为时间久了吧。在吹孔处还有两个刻字‘雷亚’，看样子是后来刻的。

雷亚的手摸着那两个字，那种悲伤的感情再次袭上心头。雷亚深吸一口气想要压制下那心情，伸手抬过一坛酒来灌进嘴中。很辣，对于不怎么喝酒的雷亚来说有些受不了，但就是这样一口口的往下灌，也不运转灵气排除体内的酒精，就是直接、粗犷的灌下去。

直至把一坛喝完，大口的穿着粗气。也幸好刚才雷亚拿的坛子不算大，要是拿的是三坛中最大的就该呛死了。

现在雷亚脸色已经潮红，眼睛有些迷离，看着眼前的场景，狠狠的摇了摇头想使自己保持清醒，“怪不得你说让我喝酒呢，这酒好。”嘴巴中吐出的话语跟舌头打了结一样，雷亚换了个坐姿抱在棺椁拍着说：“以前让我喝我不喝，现在我跟你喝你又不喝了。”

“走，再来一坛。”随手将手中的空坛子丢掉，爬到第二个坛子旁边，洒在地上喊道：“华玉，走一个。”

又将坛子对着自己灌了下去，不过这次没有全灌完就结束了，将坛子放到一旁，说：“你不是说我吹得没有感情光跑调吗？现在老子就给你吹一首，老子可是天才。”

说着脚步踉跄的走到箫旁边拿了起来，对到嘴边，立刻吐了口唾液动作极其像是一个喝醉了的酒鬼，吐槽道：“真是的，就不能把你的名字刻在吹孔吗？这样一来我一吹不就正好碰到我的名字了吗。”

靠着棺材坐了下来，继续还没有开始旋律。

第一个音节从箫中飞了出来，敲响了整首曲子的起点，声音连成片的开始在空地中飞舞。这是一首爱情的曲子《鹊桥》，曾经徐华玉还给雷亚吹过，也教过，最后得出来三个字‘没天赋’。

但现在《鹊桥》的旋律回响在树林之中，明明是一首男女爱情的喜悦曲子，但现在却是慢慢的悲伤。

与身体的强壮并不想陪的细长、白皙的手指在没有个箫空中跳动，一声声的旋律想要道出心中的痛苦。

雷亚闭着眼睛，在回忆他们曾经在一起的时间，只是过来不到半年的时间但却是生命中最深的伤痕，直到现在都不敢打开棺盖看她的仪容更不敢直视她胸前的伤口。

明明一开始与她在一起是为了解开心中另一个女人的心魔，但时间真的是最神奇的‘武技’，改变了好多好多，一起吃饭、一起练功、一起到后来成了习惯，情不知所起。雷亚不知道这算不算爱，只是现在很痛苦。

一曲终了，整个山林都很安静仿佛还回荡着刚才的旋律，真挚、动人、让人叹为观止。

雷亚藏起箫来，一把提起来地上的坛子灌倒嘴里，直到倒在地上，睡了过去，坛子发出碎了的声音。

树林深处两个人影一直看着雷亚的方向，直到他昏了过去才发出一声轻叹。其中一个说：“回去了。”

雷亚的睡相很不好，神色也是不正常，时而痛苦、时而放松。直到早上到了该起床的时间。雷亚的耳边响起来一句话：“忘了我吧。”一下子坐起身来，强烈的头痛使自己痛苦不已。

雷亚眼睛瞥向四周，空的酒坛、碎了的酒坛、还有土堆，这才想起来自己是来给人下葬的，怎么自己喝起来了。

站起身来摸了一下棺材说：“姑娘走好。”将棺材放进了坑中，开始盖土。

直到把最后一把土洒下，这坟堆才算完成。但没有立碑只有一个孤零零的坟堆。雷亚这才注意到自己挖的这个坑正好对着自己的房子。低语：“我什么时候挖的这个坟堆？”努力思考但就是想不起来，脑海中根本没有这块记忆。

“看来以后要少喝酒了。”这种走到最后一坛酒的旁边，这也是三坛中最大的那坛，放到了自己的储物袋中，又在其中拿出了一个银色酒壶，喝了一口。

走回自己的小木屋。

“你知道吗？我会晾酒哟。”徐华玉的语气加上她的动作好像是在显摆这项本领。

“你还会晾酒？”雷亚一口将徐华玉包的饺子吃下，语气中有些惊讶，是没想到会做做饭也就算了，还会晾酒。

徐华玉看到雷亚质疑说：“怎么你不相信，那好跟我下山去买东西，我酿个你看。”

三天后，一个超大号的酒坛在雷亚的眼前封住。徐华玉拍了拍手说：“好了，这坛酒酿个三五年绝对是上上品，要是酿上个二三十年千金难求。”

“那我现在尝尝吧。”

“不行。”徐华玉一口回绝道，“最少三年的时间。”